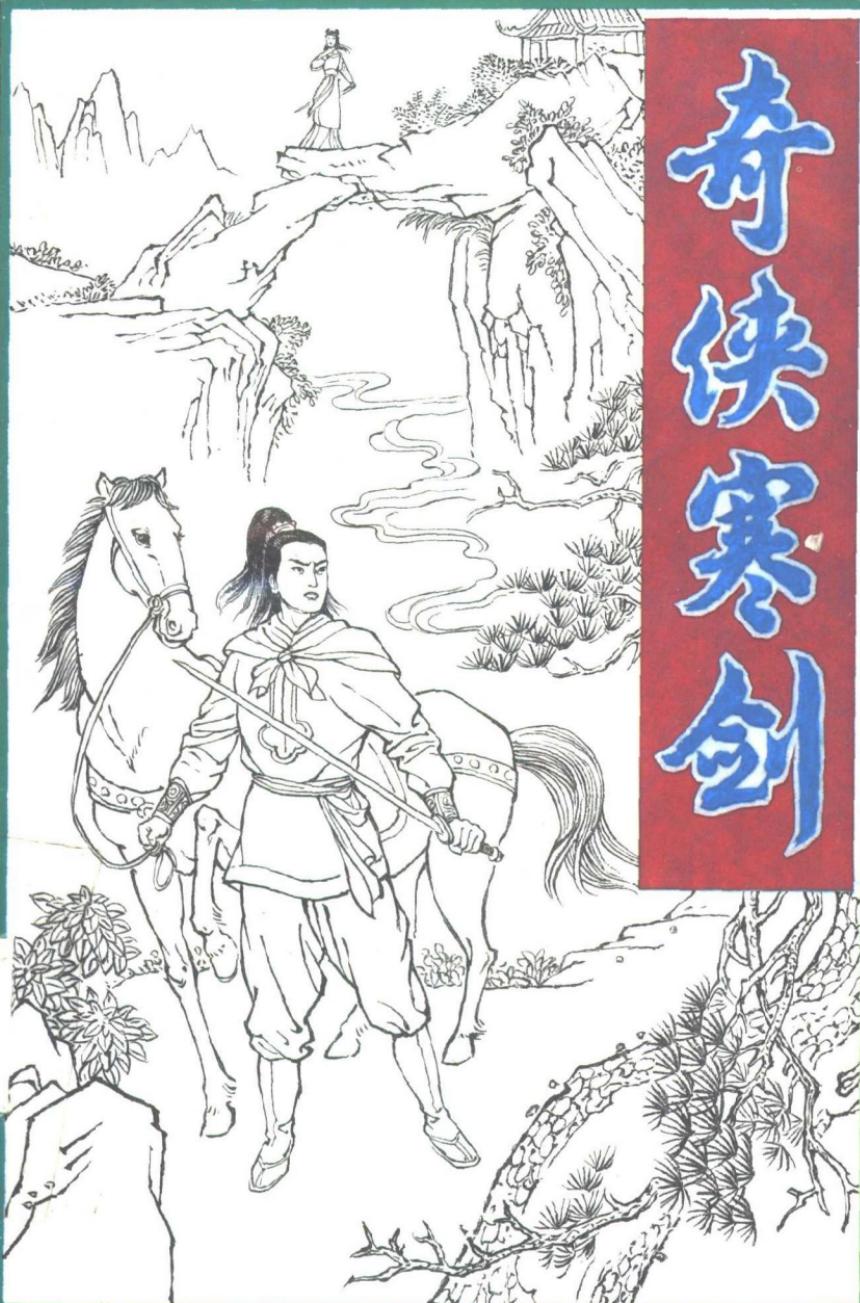


奇侠寒剑



奇 侠 寒 剑

(上)

作者 上官霄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奇 侠 寒 剑

(下)

作者 上官霄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奇侠寒剑

上官霄雨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保定清苑利华印装厂印制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字数：340,000

1993年1月第一版 199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303-02250-2/I·256 (上下册) 定价：9.56元

内容提要

一代英侠宗师，清末奇侠武圣。少年蹉跎，拜名师历尽艰险，上峨嵋奇遇环生。斗奸宦，战倭顽，一身正气。婚姻纠葛，缠缠绵绵。爱情受挫，入尼庵反遇人贩子。人与兽，险地相逢竟成挚友。“三毒”美娘，稀奇淫邪，令人瞠目。卖唱女际怪遇，竟成巾帼红侠。本书情节曲折新颖，爱恨气息浓烈，武打奇特惊险，怪人迭出，奇事不穷，引人入胜，读来不忍释手。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奇侠深山方出世.....	(1)
	明师唤出英豪志.....	(1)
第 二 回	福全魔口救贤妹.....	(10)
	进京拜师遇歹徒.....	(16)
第 三 回	书生挺身救弱女.....	(16)
	援手公子是红妆.....	(32)
第 四 回	火烧烟熏毒大娘.....	(32)
	拜师程府八卦门.....	(50)
第 五 回	奸贼狼狈害贤良.....	(50)
	大侠绝技释疑难.....	(62)
第 六 回	群雄赴义御外侮.....	(62)
	奸贼战地初露相.....	(79)
第 七 回	奸狡负义弑恩师.....	(79)
	忠义反被诬为奸.....	(91)
第 八 回	英雄徇国传千古.....	(91)
	奸贼露相现狰狞.....	(104)
第 九 回	师祖山庄传绝技.....	(104)
	情义愈深愈难全.....	(116)

第 十 回	奸贼洋人再作恶.....	(128)
	姫弟受骗入虎穴.....	(129)
第 十一 回	情义相偕同携手.....	(143)
	深山除恶亦同心.....	(143)
第 十二 回	京城扬威惩洋贼.....	(155)
	立志南行上峨嵋.....	(155)
第 十三 回	山中逢凶重化吉.....	(172)
	此生难酬师妹情.....	(172)
第 十四 回	客店疑影疑中疑.....	(190)
	江心勇救卖唱女.....	(190)
第 十五 回	高山偶悟上乘功.....	(207)
	密林巧遇藏宝人.....	(207)
第 十六 回	强人劫宝反遭殃.....	(224)
	老者赠书意深沉.....	(224)
第 十七 回	壮士不慎陷深山.....	(233)
	仙侠大义断手足.....	(238)

目 录

下 册

第十八回	山中洞府学奇功.....	(253)
	寒寺古庙遇危难.....	(253)
第十九回	古寺神威结义士.....	(270)
	路遇怪人斗高低.....	(270)
第二十回	英雄黑夜惩淫贼.....	(287)
	侠士江中斗水寇.....	(287)
第二十一回	深山奇人解危难.....	(304)
	古洞深处际奇遇.....	(304)
第二十二回	峨嵋古寺练神功.....	(321)
	正直伟男反受诬.....	(321)
第二十三回	蛇蝎美女终害己.....	(337)
	阴云密处起疑团.....	(337)
第二十四回	江湖义战展奇才.....	(355)
	恶贯满盈终落网.....	(355)
第二十五回	共死鸳鸯得同生.....	(373)
	同赴仇家姐弟情.....	(373)
第二十六回	夜入虎穴除奸贼.....	(392)
	空门尼姑反遭劫.....	(392)

第二十七回	开封设计惩教士.....	(410)
	保定虎穴救弱女.....	(410)
第二十八回	父老重托结拳社.....	(427)
	阁臣召见试贤才.....	(427)
第二十九回	两情欢悦结良缘.....	(445)
	江边奇遇杜大侠.....	(445)
第三十回	奇功惊震总统府.....	(462)
	白山大战草上飞.....	(462)
第三十一回	显露神功结东友.....	(480)
	力胜坂垣振国威.....	(480)
后记.....		(500)

第一回 奇侠深山方出世 明师唤出英豪志

清朝末年，保定府完县任疃村有一座村塾。这座村塾是本村大户张员外倡立的，所以座落在张家祠堂旁边的一所跨院。村塾的教书先生是一位游学到此的饱学之士，姓汪名子明。他来村塾教书一年有余，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村里的人们凡有写写画画的事情，他总是有求必应，在村里颇受人们的敬重。

这年夏天，天气格外炎热，连这个山村的夏夜也是热风阵阵，只有到下半夜，热气才被山风吹散。这时正是人们鼾然沉睡的时刻，雄鸡刚刚叫过三遍，天色仍然黑沉沉的。一队清兵和一日本武士正在悄悄地接近这座村塾，渐渐地将村塾连张家祠堂一块包围起来。突然间，清军官大喊一声：“里边的拳匪孽贼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快快出来投降！”随着喊声，士兵们点亮了火把，照得村塾、祠堂一片通明。

村塾和祠堂里一片寂静。清兵又喊了几遍，仍毫无动静。清军官与日本武士对望了一眼，似乎是在互相询问：“怎么回事？”稍停，清军官向一清军小头目招了一下手，沉沉地喊了一声：“冲进去！”

正在这时，只见祠堂大门突然洞开，从门里迅速闪出一个黑影。清兵先是纷纷后退，继而一拥而上。从祠堂里冲出

的黑影正是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一反往日教书的斯文常态，手提一根枣木棍，一个箭步冲向敌群，随手一招弓步擅棍，接着上棚下扫，使开了少林风魔棍的招数，呼呼风响，连续打倒了几名清兵。后面的清兵又风涌而至，刀、枪、链、棍一齐向教书先生打来。这次来的清兵显然训练有素，临阵不乱，进则有序，退则相互照应，把教书先生围在核心，缠斗不放。教书先生暗暗叫苦，今日要想脱身，实属不易。他一边拼力打斗，一边思谋脱身之计。谁知稍一分神，清兵一条链子锤一下子缠住了枣木棍，几乎是同时，另一清兵手持单刀劈了下来。眼看教书先生便有刀光之灾，只见他一招顺水推舟，将手中的枣木棍向前一送一弹，枣木棍急飞而出，点中了使链子锤的清兵的巨厥穴。这一清兵顿时大叫一声，仰面倒地，口吐鲜血而亡。教书先生将枣木棍推出，立即一侧身，迅速用左手夹住清兵砍来的单刀，顺势抬右脚将这一清兵踢倒，夺下刀，舞刀杀向清兵。教书先生的刀术更加精良，舞动起来只是刀光不见人影，裹着团团白光向清兵冲去。

这时，清兵军官大喊一声：“闪开了！”一个空翻跳入圈内。清兵听到喊声，呼啦一下往后紧撤，包围圈一下子扩大了许多。清兵军官手持宝剑截住教书先生厮杀。一招“下庄刺虎”向教书先生刺去，这一剑是八仙剑中的凌厉的招式。教书先生一看剑势凶猛，赶紧使了一招缠头裹脑刀将剑势化解。心中暗想：“好险！看来是遇上劲敌了，可不能大意轻敌。”清军官的剑碰上了教书先生的刀，嗡嗡作响，自觉刀势沉重，看来功力非凡。两人刚会了一招，立即分开，互相盯

视着对方，好象都在说：“好小子，功力不浅哪！”又好象都在思谋着如何打败对方。片刻，两人又打在了一起。一个是剑如蛟龙，一个是刀似猛虎，一时打的难解难分，只见刀光、剑光团团飞舞，忽分忽合，几乎见不到人影。周围的清兵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教书先生被清军官缠住，心中暗暗思忖，看来战胜这一清军官决非易事，加之孤身一人，又身陷重围，要想获胜是不可能的。况且时间一长，待到精疲力竭之时，恐怕难逃被捉被害的命运。眼下之计，只有及早冲出重围方为上策。可是被这清军官缠住，又被清兵团团围住，如何才能脱身。教书先生一边认真对付清军官的进攻，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这时，清军官一个飞纵跃上半空，挽了几个剑花，从上向下削劈。教书先生向上一看，剑势如急风暴雨而下，赶忙举刀舞了几个盘旋，恰似一把大伞，挡住了从上而下的剑雨。这一向上看，他看到了高大的祠堂房顶，立时计上心来。教书先生暗想：“现在清兵已撤去了，对祠堂的包围，只是在祠堂前将我团团围住。我若能趁清兵不注意的时候，突然窜上房顶，迅速从祠堂后跳下，钻入后面的树林或高粱地，就可脱身。可是在同清军官激斗之中，哪有空隙逃窜上房呢？”实在无计可施，他一咬牙暗想：“看来，不冒极大的风险是不行了。”于是他改变了“你攻我防”的战术，采取了“你攻，我也攻”的拼命战术。清军官一剑向教书先生心窝刺来。如果按照常理，教书先生应先用刀掩开来剑，然后再施展进攻的招数。可是这次教书先生却一反常态，不挡不架，不躲不闪，而是同时一刀也向清军官咽喉刺去。如果谁也不撤兵刃挡

架，势必造成两败俱亡的后果。清军官一见这阵势吓了一大跳，心想我可犯不上同你一块见阎王。于是，清军官赶紧撤回宝剑去撞教书先生刺向咽喉的一刀。这一来，教书先生立即抢了先手，占了主动。这主动权好不容易到手，岂肯放过？教书先生抓住有力时机，向清军官猛砍几刀，一阵强攻之后，突然一个拖刀式向祠堂窜去，以迅雷之势双臂一振向房上飞去。只要一上了房顶，可就大有希望逃脱了。谁知，同来的日本武士已看出了教书先生的企图，抽出了随身飞刀，预作了准备。这大概就是古语所说的旁观者清吧。眼看教书先生就要飞上房顶，日本武士却趁势飞出三把飞刀，分上、中、下三路打出。教书先生身在半空，无法躲闪，只好挥袖扫打飞刀。中、下两路两把飞刀被教书先生挥袖打落，不幸上路这把飞刀正打中右肩，教书先生从空中摔落下来。这时，清兵一拥而上将他缚住。教书先生虽被五花大绑，却骂不绝口：“你们这些狗强盗！卖国贼！……”

夏日当空，烈烈炎炎。大地被烤得一片寂静，风不吹，树不摇，连鸟儿都懒得叫一声。一条山旁的大路上，日本武士与清军军官骑马并辔不急不慢地走了过来。后面一队清兵押着五花大绑的教书先生，推推搡搡地走着。这位教书先生，就是任赜村塾的教书先生汪子明，五十来岁，面目清瘦，穿一身青布长袍，前襟掖在腰间，右臂带伤，衣服血迹斑斑，却毫无萎靡之气，扬头挺胸，气度雄浑，令人肃然生敬。

这队清兵把教书先生汪子明夹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有清兵围随。他们个个汗流浃背，骂骂咧咧地在路上走着。清兵

军官身穿七品武官官服，骑一匹高头大马，腰悬一口宝剑，圆圆的脸上，两眼贼溜溜地转来转去，媚气十足地对日本武士说道：“宫本武士武功实在是高，令在下不胜钦佩之至。这次捕捉拳匪孽贼，宫本武士功劳不小。”宫本是日本的著名武士，身材粗壮矮胖，肩宽腰圆，肥胖的脸上，大咀巴紧紧闭着，透出骄横和傲慢。听着清军官的奉承，一阵得意，突然张开紧闭着的大咀巴，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声中含着较大的功力，在深山深处传出嗡嗡的回声，一群燕雀惊得乱飞乱撞。后面的清兵也被笑声震得头晕耳鸣，赶紧捂住了耳朵。这是宫本故意显示这份功力。宫本随着笑声傲气地说：“小小拳匪，不勘一击，小事一桩”，他更是得意忘形。

路旁的高山，怪石嶙峋，叠叠嶂嶂。有的状如雄师，有的怪如奇兽，令人望而生畏。山顶上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男子，长得眉清目秀，清瘦文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袍马褂，正躲在一块大石之后，不时慢慢伸出头来，向山下大路张望。见到官兵过来，怒目咬牙，紧握拳头。少年男子用眼睛扫了一下身旁的一堆堆石块，脸上露出一丝的冷笑。

官兵渐渐走近，少年男子眼睛瞪得大大的，越瞪越大；咀唇绷得紧紧的，越绷越紧。突然，少年男子一跃而起，将身边的一堆堆石块拼命推下山去。这些石块顺坡而下，蹦跳着急速向清兵队伍砸去。只吓得清兵大呼乱叫，抱头乱窜。教书先生眼珠一转，见身边两名押解的士兵已吓得惊慌万状，趁机一个旋风鸳鸯飞脚将身边押解的士兵踢倒，随即向路旁高粱地飞奔而去。被踢倒的清兵还没有爬起来就大喊：“犯人逃跑了！犯人逃跑了！”当前边清兵回头看时，教书先

生几个飞跃，钻入高粱地无影无踪了。

看着这群清兵乱成一团，教书先生趁机逃跑脱身，这一少年男子紧绷的脸上现出了一丝轻蔑的冷笑。

清兵军官紧紧勒住坐马，一边躲闪着山上滚下来的石头，一边向山上瞭望，突然发现山顶上有个少年，正探头冷笑，立即拔剑出鞘，怒目圆睁，骂了一声“奶奶的！”宝剑一挥，大喊一声：“不要慌！快抓住这个小贼！”挥剑直指山上。

清兵渐渐止住了慌乱，也看清是一个少年正在山顶上往下推石头，也骂咧咧地叫了起来，开始喊叫着往山顶上爬去。一个小头目带着几名清兵挥舞刀、枪向山上冲去，边冲边吆喝：“抓住他！”“别让这小贼跑了！”

少年并不畏惧，抓起一块石头往下扔去。

清兵小头目和一名清兵蹦跳着，边躲闪着滚下来的石头，边向上窜去。眼看就冲到少年跟前了，少年返身向树林跑去。少年刚跑进树林，清兵小头目和那名清兵已追到跟前。清兵小头目喊了一声“我宰了你这小兔崽子！”随着喊声举刀向少年兜头砍去。突然树后闪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汉，一脚将刀踢飞，顺势一脚一个，将小头目和清兵踢下山，随着几声惨叫声，两名清兵滚下山去。

紧接着又有数名清兵挺枪、持刀围了上来，几乎是同时向大汉刺去、砍去。就在这一刹那，大汉一个细腰巧翻云，快速腾空而起，眨眼间早已跳出圈外，绕几名清兵急转一周，速度快得惊人，还未等几名清兵明白是怎么回事，每人肋下早被戳了一下，立时全被点中了穴位，呆立不动了。

这时，又有更多的清兵喊叫着冲了上来。大汉哈哈大笑

几声，稳稳当当地站稳三体式，右手一挥，左手一探拿了个劈拳的姿式，向刚刚冲上来的一名士兵虚劈过去，只听叭一声响亮，劈空掌的气浪打在这一士兵身上，清脆响亮。只见这一士兵，连吭都未来得急吭一声，就象一个皮球一样滚下山去。其他士兵吓得赶紧趴在地上。

大汉哈哈大笑，笑声震得树林嗡嗡作响，树叶哗哗落地。随后，大汉抓住少年左臂，轻声对少年说道：“闭眼！”接着转身飞奔，快如疾风。少年被大汉抓着，好象脚未沾地，只听耳边呼呼风响，后边追兵的喊声越来越远。

清兵军官和日本武士对这一大汉的功夫看的真真切切。气的日本武士“哇哇乱叫！”急的清兵军官挥舞着宝剑大喊：“快给我追！快给我搜！”他虽然嘴里喊着“追！追！追！”“搜！搜！搜”，实则他心里也明白追不上了。可清军士兵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去追、去搜，而追不上、搜不到也就没有办法了。清兵军官和日本武士见捉到的教书先生逃跑了，推石头的少年被大汉救走了，又被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士兵，又是急又是气，却毫无办法，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无精打彩地溜走了。

大汉带着少年男子穿过山林，遇一山峒，深可万丈，宽有三丈余。大汉用右手夹住少年，大喊一声，一个空翻飞跃而过……。

大汉拉着少年来到了一座密林，在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少年喘息未定，趴在地上向大汉磕头说道：“多谢恩公搭救之恩。请问恩公高姓大名？”大汉哈哈大笑，用手去扶少年，说道：“快快起来，不值什么！”顿一顿又说道：“我叫李奎元。”

少年听说中年大汉名叫李奎元，大吃一惊。原来李奎元是河北省涞水县人，是有名的形意拳大师，常在山西、保定一带教拳，颇负盛名。这位少年虽然年岁不大，却也听村里人们念叨过。少年急忙又撩衣跪倒，诚挚地说道：“请恩公收我为徒。”

李奎元哈哈大笑，言道：“好！算咱们爷儿俩有缘，一见你，我就喜欢。好！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少年一听，兴奋地说道：“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于是拜了四拜。

李奎元赶忙扶起少年，说道：“好！好！快起来，坐在这儿。”

李奎元和少年在一棵粗大的松树下坐了下来。李奎元笑咪咪地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刚才又是怎么回事？跟师父说说。”

少年道：“我叫孙福全，字禄堂，家住山后任家疃村。刚才被官兵抓走的是我的恩师，教我学文练字已有两个年头。师恩深重，我见恩师被官兵抓走，恐怕恩师被害，故前来冒死搭救。”

李奎元高兴地说：“好！知恩图报，君子所为。那你恩师又是为何被抓走的呢？”

孙禄堂说道：“原来我恩师是义和团的人，两年前隐姓埋名游学到我们村，被村里的张员外等大户挽留，创办了村塾。后来不知怎么，被官府和洋人探出了真情，前来捉拿。我恩师虽然武艺高强，但终因孤身一人，寡不敌众，被官兵打伤抓住了。”